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Co. No. 578227-M)  
DU012(A)

马华小说情色书写比较研究：以黎紫书与黄锦树为对象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rotic Writings in Malaysian Chinese Fiction: Li  
Zishu and Huang Jinshu**

冯乐天

**Jonathan Pang Le Tian**

**17ALB02424**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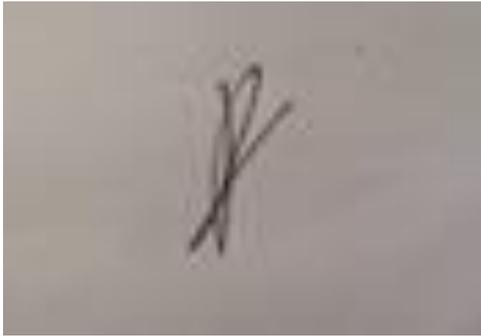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HONS)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TUNKU ABDUL RAHMAN  
JANUARY 2022**

# 目次

|                    |     |
|--------------------|-----|
| 宣誓                 | i   |
| 摘要                 | ii  |
| 致谢                 | iii |
| 第一章：绪论             | 1   |
| 第一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 1   |
| 第二节：前人研究回顾         | 3   |
| 第三节：研究方法           | 4   |
| 第二章：死亡情节、家族叙事与情色描写 | 5   |
| 第一节：黄锦树《繁花盛开的森林》   | 6   |
| 第二节：黎紫书《国北边锤》      | 8   |
| 第三章：马共情节、视角叙述与欲望书写 | 11  |
| 第一节：黄锦树《鱼骸》        | 12  |
| 第二节：黎紫书《夜行》        | 14  |
| 第四章：创伤情节、压迫元素和情色书写 | 18  |
| 第一节：黄锦树《色魔》        | 18  |
| 第二节：黎紫书《蛆魔》        | 22  |
| 第五章：总结             | 26  |
| 引用书目               | 28  |

##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

姓名：冯乐天 JONATHAN PANG LE TIAN

学号：17ALB02424

日期：2022 年 4 月 15 日

论文题目：马华小说情色书写比较研究：以黎紫书与黄锦树为对象

学生姓名：冯乐天

指导老师：许文荣 / 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摘要

黎紫书与黄锦树都是马华文学中成就非凡的作家，在身为马华族群的一份子背景下，两人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有相关的历史反思，而情色书写就是黎紫书与黄锦树阐述思想的媒介。本文将会从黄锦树的《繁花盛开的森林》、《鱼骸》、《色魔》和黎紫书的《国北边锤》、《夜行》、《蛆魔》，个别结合“死亡情节”、“马共元素”和“创伤叙事”，以此比较黄锦树与黎紫书在思想和方向之间的区别，尝试探讨马华族群的历史伤痕和情色书写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并结合当时的马华社会的地位与处境作出分析，从而了解马华族群在当年社会中遭受的苦难和陷入重构文化之中的焦虑。

**【关键词】** 黄锦树、黎紫书、情色书写、马华历史

## 致谢

首先，我非常感谢我的指导老师——许文荣博士，许老师是一位和蔼可亲且亦师亦友的好老师。在完成毕业论文的过程中，许文荣老师每周都会不辞劳苦地和我们开会，审阅我们的论文进度并提供专业意见，为我们解惑和作出相关引导，以免我们陷入弯路之中。老师也为我们设下每周小目标，督促鼓励我们逐步完成毕业论文，让我们不至于在呈交论文之际临时抱佛脚。老师所给予的宝贵意见，让我能够清晰的意识到论文当中的不足之处并加以改善，我非常感恩老师的在撰写论文期间提供的关怀与帮助，让我有信心一步步地完成论文，可以说若没有许文荣老师的帮助，我也无法顺利完成此毕业论文。我也很感谢中文系的老师们在大学期间给予的教导与照顾，让我对中文系有更深入的认识，也让我培养了相关的学术爱好，获益匪浅。

我也十分感谢家人们的在背后的支持，每当遇到挫折或瓶颈时，家人都会在背后给予鼓励与安慰，让我有继续走下去的动力，因为现在的努力是为了在未来报答家人的恩情。虽然因为疫情的原因，让我长时间无法与家人相见，但我们也因此更相互珍惜彼此。最后，我想对好友卢裕穆、鲍家正、黎家恒和廖俊勇表达感谢之情。他们在我拟定论文方向时提供了不少意见，也在我神经紧绷之际带我到处吃喝玩乐解放学业压力，让我能够在最佳状态下继续撰写论文。

# 第一章：绪论

## 第一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情色和色情的定义有所区别两者分别对应 erotica 和 pornography，前者透过性欲望和身体感官的描绘表现出两性在情感和心理层面的复杂性，而后者则是纯粹的展现性器官和描述性爱场面，不涉及心理层面的表现。廖炳惠在其论文〈色情文学：历史回顾〉中把 erotica 称为“唯美色情”，pornography 称为“暴力色情”：唯美色情是把性器官作为自身和另一个体达到解放和沟通的媒介，其中对于的性爱元素的描绘，始终保持着神秘感和美妙的描述，并且隐喻着背后思考的意识；而暴力色情则以夸张化性器官与性能力为特点，表达出两性的其中一方（通常为男性）对性力量的滥用，以不和谐的方式如：强暴、侵犯、侮辱等等手段伤害他人的身体。但同时廖炳惠认为很难对这两个文类作出界定分明的定义。<sup>1</sup>

情色文学以性元素呈现出另类的原始美感，有着对社会制度不公的隐喻和批判，传达来自时代心声的呐喊，以欲望衍生的爱和热情体现对社会现象和心理欲望的探讨。情色书写以性欲望为书写题材的出发点并不是宣扬玩弄性爱，而是以“性”这个社会禁忌为幌子通过文学的渲染手段，隐晦的批判国家政治里的禁忌敏感课题。为了在马来西亚这个对“性”极为抵触且观念保守的国家里能有一席之地和避免受到社会人士的谴责和政府的封杀，情色书写会以隐晦间接的形式来呈现性欲望和对现实的诉求，当中大量使用了事物作

---

<sup>1</sup> 廖炳惠，《回顾现代》（台北：麦田出版社，1994），页 269-273。

为意象的呈现，从原始的动植物到日常用品，只要能想到的都能与性欲望作出联想，这也是情色书写在创造力与想象力方面不太受到传统思维限制的特点。

在如今步入现代文明，蓬勃发展的马来西亚，虽然嘴上打着思想开放的口号，但在实际社会在性观念上普遍保持着传统的保守态度，民众对于公开谈论带有情色元素的话题都唯恐避之不及，且害怕带有性元素的读物会荼毒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甚至将情色与色情的定义概念混淆，把情色文学视为纯粹的性爱交欢作品。虽然社会人士所担心的受到性元素影响而犯罪的社会隐患的确存在且可以理解，但必须将情色和色情区分开来，两者着重点不同，情色文学不仅仅是表面所展示的那样，表面的情色只是冰山一角，底下遮掩的才是情色文学真正的内涵。此研究也是因此有情色文学的正名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的想法，想要打破社会对于情色文学的负面刻板印象。

情色书写在以身体感官的角度描写肉体欢愉时会将其中对于心理欲望的诉求通过言语表现出来，肉体和心理的欢愉是相辅相成的，性爱时的爱抚、亲吻、拥抱等等亲密的接触让人感受心理上的快感从而触发身体上的性高潮，达到灵肉交融的境界状态。这些都是生理和心理自然的一部分，每人或迟或早都会经历相关的体验，所以这并不是什么该避讳的东西，也不是让人羞愧的话题。但社会上的主流思想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上已形成对情色元素的抵制，深入民心地认为“性”就是社会禁忌，成为理所当然的普遍社会常识。而社会上对“性”的避讳也导致青少年自幼对相关概念接触不深，也没人与他们教导和谈论相关知识，即使有也只是很浅白的解释而已，所以青少年以不正当的方式接触“性”概念后，没人给予正确的指导只会让他们误入歧途，以至产生强暴、暴露狂、色情狂等等的性犯罪

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开放不避讳地探讨性爱背后的情色隐喻元素，以最真实的姿态展现心理欲望和对社会制度的思考，体现文学艺术所强调的“真”。

## 第二节、前人研究回顾

对于马华文学的情色书写，虽然在文学界中已有学者对情色文学展开了相关的研究，主要是以单个作家或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文。

马华文学学者许文荣对情色书写也有相关研究，在其作品《马华文学类型研究》的第九章“论马华后现代文学的文体转向”中有对同志书写、身体书写和下半身书写的类型研究，许文荣认为三者虽然不是同一模式但有着相似之处，那就是大胆的情欲表现、性器官意象和心爱描写，是后现代主义作家想要突破传统枷锁、抒发本真、挑战文学书写禁区的象征。<sup>2</sup>当中以特点鲜明的作品为例，分别探讨了同志书写、身体书写和下半身书写的心理欲望诉求和对意象象征意义的解析。

翁柔妍于 2018 年发表其硕士学位论文《原罪与赎罪：论黎紫书小说中的身体书写》，其中以身体叙事为方向研究黎紫书作品中的两性关系和其中对立的意象。翁柔妍想要研究的是黎紫书作品中的人物身体被设置成一种有所缺失的状态，让人物透过寻找补全来达到自我修补行为的文学意义，并以两性身体构造的不同带出特征背后的性别权利意象。

3

---

<sup>2</sup>许文荣，《马华文学类型研究》（台北：里仁书局，2014），页 182。

<sup>3</sup>翁柔妍，《原罪与赎罪：论黎紫书小说中的身体书写》（北京：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2018），页 7。

朱崇科于 2015 年发表期刊论文《论黎紫书小说的“故”“事”“性”及其限制》，其中在分析黎紫书作品里的“性”书写时，以“人性的多元”和“暴力与阴暗”为出发点，探讨黎紫书如何通过“性”，表达个体人性和家庭的罪恶、本能的压抑与宣泄和人性的黑暗与沦丧。<sup>4</sup>

根据前人研究可以发现，大多学者都以视角差异、身体感官的意象、历史事件的呈现为主要的研究切入点，对各个作品中的隐喻思想进行研究并取得极具价值的成果。但大多研究却没共同结合三点来探讨之间的关联，这意味着以三者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为目标深入研究还是有着相当的研究空间。

### 第三节、研究方法

基于本文的研究方向和切入点，将以三个研究方法对不同的切入点进行研究，分别为“文本细读”、“文学社会学”和“文学心理学”，并对应三个章节的主题。首先使用的“文本细读”是通过大量阅读并消化黄锦树与黎紫书发表小说，发现其中的情色书写元素并进行筛选和整理，再挑选出研究价值巨大的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第二部分则以“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出作品情色意象对应的现实隐喻和研究相关的背景时代的实事作为观点论证，例如以马来西亚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社会现象为调查背景，整理出作者的书写动机，再以意象为区分尝试理解作者对当时事件的看法。第三部分将以“文学心理学”为研究方法，探究人类心理的欲望、家庭伦理情结之间的联系。

---

<sup>4</sup> 朱崇科，〈论黎紫书小说的“故”“事”“性”及其限制〉，《创作研究·当代文坛》2015 年第四期，页 55-56。

## 第二章：死亡情节、家族叙事与情色描写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们因为无法抵抗死亡，而在有限的生命中探寻对死亡的思考和追求。人们对死亡的认知和态度可以反映出一个人或一个族群的价值观念，而文学创作是表达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最佳媒体，最能反映自身对死亡的叙述展现自身的思想内涵。所以在研究文学时，可研究其中的死亡情节来探究作者及其族群对各观念的思考。而情色描写大多与死亡情节相连，情色与代表“生”的生殖繁衍关联，“死”与“生”的关系类似阴阳观念，看似对立实际却相互融合。在死亡叙述中加入情色叙事能为故事情节注入张力和情感起伏，种种的暗示元素也让作品更为开放和具有想象空间。华人作为家族观念根深蒂固的族群，家族在华人心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黄锦树和黎紫书的作品就有着以家族命运的变迁和家族成员的生死来展现历史变化的共同点，再通过家族生死的情节和情色描写叙述历史。

黄锦树笔下的死亡叙述与情色描写充满了暴力风格的奇幻诡异感，身为男性的黄锦树在情色方面的场景细节描述也十分直白，交媾过程和相关对白在作品中也以赤裸裸的方式呈现。死亡则以血腥写实的风格叙述，60年代出生的黄锦树是有可能亲眼看见，在建国后马华族群被边缘化的年代，华人为了生存而不惜代价奋力挣扎的场景，所以其作品中有着大量阴冷恶心的细节描写，如“腌制睾丸”、“砍头”、“腐尸”和“强奸”等等意象，以毫不掩饰的表达方式挖掘历史，体现了当时马华族群的求生艰辛与生存的残酷。

而黎紫书笔下的死亡与情色则在现实与虚幻当中穿梭，充满迷幻式童话的色彩，身为女性的黎紫书书写与用词没黄锦树那般直来直往，情色与身体的描述更偏向隐喻的表达

背后的意象。70年代出生的黎紫书身处马华族群逐渐接受被边缘化的事实，所以其作品中的死亡叙述则带有身处命运旋涡中的无力挣扎与悲伤末路的挫折感，象征马华族群无法找到自我文化认同的无力和重构文化失败的挫折。

### 第一节;黄锦树《繁花盛开的森林》

在黄锦树的《繁花盛开的森林》中令人闻风丧胆的祖父拥有“嗜杀”和“奸淫”的特质，故事中祖父出现的场景都被死亡所环绕，以“被杀了、埋了、腐烂了都还会复活，从被埋下的地方爬出来，一身湿粘的黄土，张开大嘴嘶嘶叫想要咬人。”<sup>5</sup>的传说塑造了“杀不死者”的彪悍形象。同时祖父在祖母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轮奸后，将此事视为奇耻大辱，并诞生了“奸淫”的特质，“稍后方圆数十里内便有连串的强暴及凶杀事件，死者均被一刀断头。”<sup>6</sup>“那一夜老毛病又患，再度一举嗜遍了临海寡妇村那家家户户哀伤的女人。”<sup>7</sup>。祖父对家族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命运承传般延续至子孙，主人公在与女友温存后，祖父如跗骨之蛆多次在其梦里以死亡的形象出现，“有时是空荡荡一个血淋淋的脖子兀自喷涌着鲜血。有时是那椰子头假面的漠然，一只手提着自己还在滴血的头。”<sup>8</sup>并且时而传授主人公性爱的机密或在其的屁股后喊：“冲入去冲入去赋伊死赋伊死。”<sup>9</sup>父亲虽在祖母的保护下没继承祖父的奸淫暴虐但却一定程度活在其阴影下。“人们都说，

---

<sup>5</sup> 黄锦树，《土与火》（台北：麦田文学，2005），页103。

<sup>6</sup> 黄锦树，《土与火》，页102。

<sup>7</sup> 黄锦树，《土与火》，页104。

<sup>8</sup> 黄锦树，《土与火》，页104。

<sup>9</sup> 黄锦树，《土与火》，页104。

父母新婚之夜及其后，夜里常看见魔鬼般的祖父从窗外偷偷爬进母亲房里，弄出许多声音。难怪祖孙长得那么像。”<sup>10</sup>

父亲与祖父不同，性格唯唯诺诺甚至到了懦弱的程度，父亲从事小学华文教师的工作，家庭地位也不如身为马来文教师的妻子，父亲在主人公心中被赋予了卑微的特质。而母亲则带有强悍的特质，对主人公有着突破伦理的爱，“即使到青春期以后，她仍维持每个夜里到他睡房为他盖被子的习惯，有时甚至钻进他被窝里像儿时那样搂着他睡。涂抹得香香的，在她薄薄光滑的睡衣后，他可以清楚的感觉到母亲好丰盈的胸乳软软的磨蹭。她竟没穿内衣。”<sup>11</sup>主人公也因此反感来自母亲的爱，他不清楚自己是否在半睡半醒之间和母亲有过不伦的性关系，认为母亲过度的爱是一道枷锁，所以主人公在成年选择远渡国外修学并多次拒绝回归家庭，“我不要家。让我消逝于永恒的流浪。”<sup>12</sup>

根据真实的历史，故事中各家庭成员的性格特质和历程可搭配对应的马华历史，凶残暴虐的祖父身处日据时代，躲入丛林和日军打游击战“和同伙门剪径埋伏，零星的伏击鬼子”<sup>13</sup>象征马华族群当时的反抗挣扎。祖父甚至腌制日军的头颅和睾丸并以此为荣，“更有名而不轻易示人醜的是那坛日本咸睾丸蛋”<sup>14</sup>，表达了马华族群对日军的憎恨。祖父在抗日期间也差点被剖成两半身死，在战后有了“杀不死者”的名号，可见马华族群在当时抗日战争中的艰辛。因祖母遭到轮奸后诞生的父亲样貌掺杂了各族群的特点，“父亲那张怪谬的脸。笑时像印度人，带着贼气。畏惧时如小黑人。谄媚时像马来人，面无

---

<sup>10</sup> 黄锦树，《土与火》，页 116。

<sup>11</sup> 黄锦树，《土与火》，页 116。

<sup>12</sup> 黄锦树，《土与火》，页 118。

<sup>13</sup> 黄锦树，《土与火》，页 102。

<sup>14</sup> 黄锦树，《土与火》，页 103。

表情时像华人。唯有鼻子高高挺起，竟像极了英国人。”<sup>15</sup>体现着当时马华族群的生存空间与文化等方面遭到其他民族的侵犯和挤压。懦弱卑微的父亲是华文教师而强悍的母亲是马来文教师，两者之间的地位关系暗喻着马来西亚建国后马华族群的不受重视和被边缘化。而母亲对主人公过度占有式的不伦爱就像是政府对马来西亚华人的同化政策，主人公的远渡海外则表达了着马华族群对国家对华政策的失望和自身族群与国家之间认同的思考，就如现今许多马来西亚华人有着才华和抱负，但却不被国家发掘重用而移民国外发展造成的马来西亚人才外流现象。

## 第二节：黎紫书《国北边锤》

在《国北边锤》中，主人公所在家族的男丁有着三十岁前必然死亡的诅咒传说，需服用一味以龙舌苋根部为主的中药，才可破除残酷的家族命运“三十之前需得龙舌苋根部鲜品五钱，配萝芙木、猪屎豆煎煮，老鳖为引。据说腥臭难咽，唯可解我陈家绝嗣之疾。”<sup>16</sup>由于伯父与父亲的年龄相隔三岁，所以在伯父去世后，父亲将仅剩的时间与精力全数投入到寻找龙舌苋的目标中，但换来的只有失败和死亡，还小的主人公也因而将此事埋藏在心底，不愿翻开触及悲伤。其中伯父与父亲的死亡可当做马华族群自身的民族认同逐渐凋零灭绝的想象，为了保留中国文化，不被当地霸权同化，迫使他们必须寻找生存的方式。<sup>17</sup>与死亡对应的是繁衍，死亡的阴影如催情剂般刺激其余家族男丁的性欲，“堂兄

---

<sup>15</sup> 黄锦树，《土与火》，页 102。

<sup>16</sup> 黎紫书，《野菩萨》（台北：联经出版社，2011），页 20。

<sup>17</sup> 杨启平，《当代大陆与马华女性小说论》（台北：新创文学出版，2012），页 34-36。

弟们也都早早开枝散叶，企图以繁衍的速度来平衡生死间的拔河。”<sup>18</sup>，堂兄弟们逃避似的应对方法让家族成员数量激增“堂兄弟姐妹们聚落各处，与本族或异族通婚生子，交换信仰，调配文化，形成各自的部落。”<sup>19</sup>苟且求生与性欲望结合而成的求生意志体现了无力抗争的荒诞场面。对主人公同代的人来说，身份和文化认同如同家族诅咒般，是被从小灌输的概念，虽然根深蒂固，但只知道破解诅咒是家族使命，对于其背后的确切意义，也就是龙舌苋并不了解。<sup>20</sup>主人公虽然试图以医学的角度打破诅咒“把分秒必争的光阴挥霍在学业上，像别人那样灌注大量时间去读书考试，挤上大学，考入医科”<sup>21</sup>但随着年龄增长逐渐接近三十岁，主人公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于是主人公踏上父亲的老路寻找龙舌苋。回归故土的他发现家族老宅被印度人霸占瓜分。这里隐喻了当年马华族群被边缘化时，本该属于华人的事物和地位被其余族群进一步蚕食，亦或者暗示马华族群不再纯粹，在文化方面早已掺杂了异族的文化，只是自身尚未发现而已。

在深山寻觅的途中，主人公被原住民误认为寻找备受推崇的壮阳药东卡阿里，又名“阿里的手杖”。主人公不屑于东卡阿里“东卡阿里是另一种集体的迷信，像龙舌苋之与你的家族。可是你家族曾经的共同信仰已经式微，堂兄弟对阳痿的恐惧更甚于死亡。”<sup>22</sup>认为东卡阿里让家族子弟忘了他们恐惧的根源，只是一味的逃避责任并解决不了短寿的问题。随着死期临近，主人公找到了龙舌苋，但龙舌苋与记载有所出入，“它果真有如记载，透奇腥，茎叶有毒。然而妹妹你不知道，龙舌无根，属水中的寄生科，茎内虚空，

---

<sup>18</sup> 黎紫书，《野菩萨》，页 25。

<sup>19</sup> 黎紫书，《野菩萨》，页 26。

<sup>20</sup> 古昀翰，〈民族想象、死亡与性：浅析黎紫书小说《州府纪略》与《国北边锤》的民族想象书写〉（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毕业论文，2018），页 426

<sup>21</sup> 黎紫书，《野菩萨》，页 26。

<sup>22</sup> 黎紫书，《野菩萨》，页 29。

能分泌硫质。”<sup>23</sup>这说明主人公无法用龙舌苋救命和解除家族诅咒，结局是必然的。主人公为了却父亲遗愿，寻得了同父异母的哥哥，发现他被马来人家收养并入了伊斯兰教，“真正阿拉保佑我们，保佑我的男人汉姆沙，赐下东卡阿里养活我们一家。”<sup>24</sup>哥哥成为了贩卖东卡阿里产品为生的商人，并通过东卡阿里打破了短寿的诅咒。

《国北边锤》探讨了马华族群的本土化问题，主人公在小时候的噩梦中“老是在漆黑的太平间解剖依据没有五官的尸体。他是谁，摸上去是男性皮肤粗糙的触感，毛孔喷张，胯间的阳具少了两颗睾丸。”<sup>25</sup>，五官是辨认他人身份的基础特征，这里的“没有五官”象征马华族群缺乏自我文化身份的认知，不知自己是不是中国的一份子，陷入了双重身份的焦虑。而一开始睾丸的缺失暗示了龙舌苋的无根，龙舌苋象征着华人的家乡故土，主人公与前人对龙舌苋的追求象征着寻觅自身族群在南洋的自我认同，但龙舌苋的无根特性暗示马华族群下南洋后就如无根浮萍，精神与文化无法扎根，找不到自身族群的定位，导致马华族群不如其余族群那般适应南洋。主人公不屑东卡阿里的生命象征“居然有人他妈的用勃起来硕大的阳具去象征生命的坚毅”<sup>26</sup>体现了当初马华族群的排外心理，无法接纳来自异族的文化与精神，导致了故步自封无法融入南洋的生存圈子。融入伊斯兰教的哥哥却以东卡阿里打破了诅咒，意味着马华族群若要扎根于南洋必须尝试与其余族群合作融合，构建属于本地的文化，才能才南洋找到自我身份的认同。

---

<sup>23</sup> 黎紫书，《野菩萨》，页 35。

<sup>24</sup> 黎紫书，《野菩萨》，页 38。

<sup>25</sup> 黎紫书，《野菩萨》，页 19。

<sup>26</sup> 黎紫书，《野菩萨》，页 29。

### 第三章：马共情节、视角叙述与欲望书写

马共历史是马来西亚华人血泪史舞台中最重要的一幕，也是马华民族的历史伤痕。马来西亚华人无论是在英日占据时代抑或建国后，因马共问题在各方面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歧视，经历着政治恐怖和血腥杀戮。各时期政府也都有一系列的对华政策，马来西亚华人甚至曾一度被视为边缘化的民族。黎紫书与黄锦树身为马来西亚华人的一员，马华民族的历史问题和经验是他们在创作小说中无法回避和探讨的议题。历史事件中的观察视角是解读分析的重要部分，而具有争议性的马共历史恰恰需要多方的观察视角来相互完善马共形象。黄锦树和黎紫书各自在作品中使用了局外人和局内人视角的方式来叙述马共历史，两人也在创作中透过情色书写以各自的书写风格梳理马共历史和还原马华族群的生活与挣扎。

黄锦树的《鱼骸》中主人公对兄长的畸形性欲，黎紫书的《夜行》中带毡帽的男人对心爱女人的情欲，两者都是将欲望中代表快感和宣泄的性欲代入到马共历史的表现手法。

《鱼骸》与《夜行》都有自慰射精的桥段，《鱼骸》中主人公以龟壳自慰抽迭然后射精在兄长的遗骸上，《夜行》中的主人公则因自卑而躲在暗处对心爱的女人自慰。自慰可视为当时华人对中国性的追求，自慰衍生出的占有欲则是为了确保自身族群文化纯粹的排外心理，马共元素更像是达成追求的途径或是媒介，因为马共就是当初的马华族群为了回归中国而生的产物。

## 第一节：黄锦树《鱼骸》

在《鱼骸》中黄锦树以不曾加入马共的主人公的局外人视角看待马共历史，其中相互穿插了少年和成年两条叙事线和频繁的心理自白来阐述故事。主人公在孩童时期有个参加马共的兄长，父母以“啥米代志【更加重要】？你唔惊掠去死？”<sup>27</sup>和“你是大的，给你读书，要做小弟小妹的榜样啊。……厝内大小，将来拢得靠你，莫走错一步。”<sup>28</sup>表达不赞同兄长加入马共的态度，同时也担心他的安危，害怕他因而出事，兄长仿佛为了致敬中共，以刻意标准的北京话说了“要是每个父母都像你们那样想，国家民族哪会有什么希望？”<sup>29</sup>来表达对父母的阻扰和他们未觉醒的不满。这里可以发现加入马共的大多都是满腔热血与理想的青年，处于青春叛逆期的他们加入马共更多是为了表达一种对现实不满的叛逆态度，认为马共是能让他们展现实力和理想抱负的地方，加上当时“加入马共革命”是一种年轻人之间的潮流，导致他们在红色思想的影响下走入丛林投进革命事业之中。而当时的大多民众都如主人公父母般只想要过平安的过生活，不想家人冒险参与危险的马共事业。

后来兄长在一次军警的围剿中被击伤逃脱，被判定为失踪人口。兄长的生死不明让家人对主人公更为“严密的守护着他的成长，叮咛再叮咛，告诫复告诫，甚至后来不惜举债把他远远的送到另一个异乡——台湾——以让他沉稳于时代的狂飙之外”<sup>30</sup>以确保主人公不会步兄长的后尘。中学时期的主人公在接触马共成员如长白山时，以自我封闭的方

---

<sup>27</sup> 黄锦树，《乌暗暝》（台北：麦田文学，2017），页 433。

<sup>28</sup> 黄锦树，《乌暗暝》，页 433。

<sup>29</sup> 黄锦树，《乌暗暝》，页 433。

<sup>30</sup> 黄锦树，《乌暗暝》，页 436。

式冷淡地将红色思想拒之门外，“听他们对李光耀和陈祯禄的各种批评，却仿佛有点自闭式的一直跟不上他们要求的反应速度。从来无法加入争辩，无法参与讨论，面对问题时总是先来一段长长的无意义的沉默”<sup>31</sup>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主人公眼里，马共是导致他兄长离开家庭，生死不明的罪魁祸首，甚至在长白山提起主人公的兄长时，卸下了一贯保持的伪装和防备，失控地想要知道兄长的去向。主人公虽然憎恨马共，同时也恐惧着马共，主人公年少时期偶尔会作与马共相关的恶梦，梦的原型是一宗真实的马共谋杀案，死者是“一位他熟悉的、年龄和他差不多的少年”<sup>32</sup>惨遭马共分子残杀，原因是“死者被视为反叛分子、告密者”<sup>33</sup>，但在一般人眼中“死者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激进分子。”<sup>34</sup>黄锦树通过主人公的局外人视角，以主人公的恶梦为引子塑造了马共分子的恐怖凶残形象，展现了马华族群因马共的激进而留下的创伤和马共历史不光彩的一面。

从前面长白山提起兄长时主人公的反应可以看出，主人公对兄长有着另类的情感和欲望，兄长虽然在主人公的人生中缺席了，但却在其内心种下了种子。主人公在兄长失踪后曾多次深入其失踪的沼泽探索兄长的踪迹，甚至将其演变为欲望的宣泄“只是一次比一次刺激，不断的刺激他心理和生理上的亢奋，仿佛是赶赴一场和神秘对象交媾的激情探险”<sup>35</sup>在一次偶然探险中主人公寻得兄长的遗骸，并“截取与喉结相对的那一节颈椎”<sup>36</sup>作为纪念，主人公临走时还捡了一副完整的龟壳并在兄长的遗骸上射精，而骸骨和龟壳在未来成了主人公的形象特征。主人公对兄长的迷恋也体现在其春梦之中“他伸手往那

---

<sup>31</sup> 黄锦树，《乌暗暝》，页 443。

<sup>32</sup> 黄锦树，《乌暗暝》，页 446。

<sup>33</sup> 黄锦树，《乌暗暝》，页 446。

<sup>34</sup> 黄锦树，《乌暗暝》，页 446。

<sup>35</sup> 黄锦树，《乌暗暝》，页 449。

<sup>36</sup> 黄锦树，《乌暗暝》，页 450。

神秘的胯下摸去，指掌冰凉的触感却令他大惊失色：摸到的是一对睾丸。于是他凝视对方的脸，那人眼睛望向黑暗的别处。他有点像白日的死者，也有几分像失踪多时的长兄。醒来，从衣橱里掏出他收藏的龟壳无意识的套在他裸身上兀自勃起的阳具上，竟而达致前所未有的亢奋，胀红的龟头吐出白浊的汁液”<sup>37</sup>黄锦树以欲望的宣泄来表达主人公所代表的马华族群所渴望的被认同感，兄长的骸骨代表着家族血亲，而龟壳代表民族根源，从主人公年少时对兄长的追求到成年后探究龟壳的欲望，可视为马华族群尝试以追寻血脉联系的方式找到民族的文化根源，而马共就是马华族群尝试回归中国的方法之一，想要以此得到中国文化的认同。但“龟虽产于南洋，龟版却治于中原。杀龟得版，哪还能还原？”<sup>38</sup>表达了马华族群的回归失败和无法在南洋找到文化归属的尴尬境地，而后主人公带着兄长骸骨和龟壳远渡台湾则展现了马华族群漂泊无根的处境。

## 第二节：黎紫书《夜行》

在《夜行》中，黎紫书以一位曾经是马共分子的毡帽男人为主人公的局内人视角叙述马共历史，小说以毡帽男人为主视角配合火车上的人事物断断续续触发回忆的方式阐述主人公曾经的经历和马共发展史。主人公在马共部队中只是一位负责生火煮饭的小角色，主人公是个性格懦弱且自卑的人，“男人现在想起阿佐一日里总要讲十多次的口头禅“你没种””<sup>39</sup>主角的不自信让他害怕向暗恋的女人表达自己的爱意“宁愿多在灌木丛中

---

<sup>37</sup> 黄锦树，《乌暗暝》，页 446。

<sup>38</sup> 黄锦树，《乌暗暝》，页 438。

<sup>39</sup> 黎紫书，《山瘟》（台北：麦田文学，2001），页 63。

自渎也不敢拥抱自己心爱的女人。”<sup>40</sup>就连女人的宠物狗也“用悲悯的眼光看着他完成了整个自慰的过程，他憎恨这双眼，害怕这双轻蔑的眼睛会泄露他的卑微与无耻”<sup>41</sup>黎紫书以主人公负面的形象颠覆了马共作品中的主角的英雄形象塑造，以小人物的视角和爱恨情仇展现马共历史不一样的一面。女人的丈夫是日本人阿佐，他是主人公要好的战友，但也是情敌，在主人公嫉妒的目光下，有着“这些日本鬼就喜欢故弄玄虚，难怪埋地雷会有那么一手”<sup>42</sup>和“他一直对阿佐存有各种疑窦，可是那只狗怎么会不疑有他地舔了阿佐的手？是诡计，是的日本人对什么都会使手段”等等负面形象。阿佐在一次作战负伤回归时女人紧张担忧的神情与阿佐的互动让主人公“在那一刻他终于发觉体内有一把愤恨与嫉妒的烈火长年累月地烧燎着，烧得他五脏六腑都逐渐扭曲；烧得他的一颗心脏快要爆裂”<sup>43</sup>为后来主人公的告密埋下了种子，而后阿佐将一项纯牛皮毡帽的战利品送给了主人公，更加深了他对阿佐的恨。

在主人公眼里是阿佐用手段从他身边抢走了女人，因为女人本来因家人的死亡而憎恨日本人，但日本人在二战结束后被马共吸收，成了他们反英殖民阵容的一员“队长铁质的使用犁过黑夜的腹地。“你要搞清楚对象，日本仔已经不是我们的敌人了””<sup>44</sup>讽刺的是马共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接纳日本人，阿佐最后死在了主人公的告密之下，在主人公因告密即将被枪毙之际，队长以“算了，只是死了一个日本人”<sup>45</sup>为由放过了主人公，这让主人公心中因出卖队友而生的负罪感更加深刻。在阿佐死于军警的突袭前，主人公在借

---

<sup>40</sup> 黎紫书，《山瘟》，页 63。

<sup>41</sup> 黎紫书，《山瘟》，页 63。

<sup>42</sup> 黎紫书，《山瘟》，页 61。

<sup>43</sup> 黎紫书，《山瘟》，页 64。

<sup>44</sup> 黎紫书，《山瘟》，页 61。

<sup>45</sup> 黎紫书，《山瘟》，页 78。

着酒劲强暴了女人，“这是他的阳具。那女人面对这东西时也不哭喊呼叫，只是不断地抚摸他身边的狗，用十指为那只老狗梳理毛发。男人想起来了，那女人给予所有生物同等的怜悯与温柔，唯独阿佐”<sup>46</sup>但女人的态度和反应让主人公意识到其实他和女人身边的老狗没有任何区别，他和老狗一直以来都默默陪在女人的身边，仿佛老狗就是他的另一个化身，更是他所缺乏的良知，一直以来默默注视着自己的恶，“它总是在暗处监视着他的种种异动，看他怎样被罪恶之火焚身。这一双太过人性的眼睛终于有一天会泄露主人的秘密吧、”<sup>47</sup>阿佐和女人的孩子出生后，马共事业因告密事件陷入低谷，马共分子们因长期缺乏食物，饿得想要吃了老狗，主人公为了生存只能忍痛杀了老狗“老狗像洞悉了他的心事，明明走远了又回来舔他的手腕。男人浑身一颤，霍然扔下洗得发亮的刀子，迅即掏出短枪对准老狗的脑袋，亲手扣下了扳机。”<sup>48</sup>这一枪是主人公的马共生涯中开的唯一一枪。“去年他把腰眼上的短枪除下来交给政府的时候，就对那个穿军服的锡克男人说过，他只用过一发子弹，枪托子里剩下的物美治党也许已经生锈了。”<sup>49</sup>

黎紫书在《夜行》中通过小人物的所作所为，展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马共故事，其中的主人公不是典型的英雄角色，反而是一个活的如老狗一般的普通人，与之对立的是日本人阿佐，阿佐能力出众并且重情重义，因主人公时常替他照顾女人而将一项价值高昂的纯牛皮毡帽送给主人公，但鸡肠小肚的主人公并没有因而改变看法，反而更恨阿佐，甚至再后来犯下强暴和告密的罪行。两者的形象和行径大不相同，激起的感官冲突更容易展现出人性的黑暗。马共对日本人的冷漠处理态度和阿佐在马共的贡献付出相比之下更是展现

---

<sup>46</sup> 黎紫书，《山瘟》，页 58。

<sup>47</sup> 黎紫书，《山瘟》，页 79。

<sup>48</sup> 黎紫书，《山瘟》，页 74。

<sup>49</sup> 黎紫书，《山瘟》，页 69。

了极大的讽刺，马共的英雄在死后得不到尊敬，背叛马共的主人公反而最终苟活了下来。

黎紫书最终以荒诞的结局达成了对马共英雄和历史的讽刺与解构。

## 第四章：创伤情节、压迫元素和情色书写

### 第一节：黄锦树《色魔》

黄锦树在《色魔》中以一起强奸案叙述了心理创伤和父权压迫之间的关系。主人公在橡胶园中被疑似异族的人袭击强奸“伊短暂的失去了知觉。伊仍然感觉到有人匆促的在伊身上做些什么——粗野而忙碌的——扯开伊的上衣、褪下裤子。极度的惊恐令伊挣扎着醒来，迷迷糊糊中见到一张深黑如碳、肌肉贲张的脸，仿佛被一只黑狗压着，它的嘴里发出喘息的咻咻之声。”<sup>50</sup>在主人公被丈夫发现后，此时在半天的时间内传遍了大街小巷，在录口供时警员也带着有色眼镜“一面询问一面不断的打量伊。冗长的询问，暧昧的目光”<sup>51</sup>。主人公也知道这件事会被各报拿来作新闻，有些小报甚至会添油加醋，加入色情元素以博读者眼球。在事发后，亲朋戚友陆续拜访，以慰问之名大谈特谈，如“阿呢少年，又水（标志），妳哪会放心给伊一个人在那么暗的芭割……”<sup>52</sup>、“妳媳妇足水，足白。刚结婚没多久嘛……”<sup>53</sup>等等。虽然明面上都带着关心，还带着另类的惋惜和嫉妒之情。因为肤白貌美的主人公在嫁入夫家之际就遭到镇上女人的嫉妒和非议，同样镇上男人都十分羡慕丈夫。主人公也了解镇上男人是怎么看自己“若有若无的，也被吃了不少豆腐。于是在男人们的惋惜中，倒是有点羡慕那远比他们大胆的行动者了”<sup>54</sup> 三

---

<sup>50</sup> 黄锦树，《乌暗暝》，页 261。

<sup>51</sup> 黄锦树，《乌暗暝》，页 262。

<sup>52</sup> 黄锦树，《乌暗暝》，页 263。

<sup>53</sup> 黄锦树，《乌暗暝》，页 263。

<sup>54</sup> 黄锦树，《乌暗暝》，页 264。

姑六婆公然且不避嫌地在受害者附近谈论强奸事故，丝毫没在意女性创伤的严重性。故事中的男人们甚至以羡慕的眼光看待犯事者，假如没有法律的限制，他们说不定早是强奸犯的一员。可见在当时父权压迫的社会中并不把女性和相关的创伤当做一回事，反而置身事外地将其视为津津乐道的八卦谈资。

自那之后，大家对主人公的态度和目光也改变了，而丈夫的态度改变最为明显，其并没陪伴安慰主人公，而是迁怒于主人公，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事发后听见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真衰！真衰！这款衰事安怎偏偏发生在我身上！””<sup>55</sup>这里可以发现，在传统思想的丈夫眼中，自身的面子比妻子还要重要，肤白貌美妻子的子对他来说更像是一件自己专属的奢侈品，其价值在于让他得以享受其余男人羡慕的眼光，但奢侈品被他人染指后，失去炫耀的价值，反而成了自家的屈辱，在他人眼中无法保护好妻子更是男人无能的表现。家婆的态度和反应也变得暧昧，认为不应该报警让全镇的人知道这件事，因为这件事让她十分丢脸，甚至以“这拢是命。要认命呵！”<sup>56</sup>希望主人公独自吞下屈辱，将这事轻轻带过。家婆家公与三姑六婆在背后谈论主人公母亲的日本人强奸案和主人公的身世“难怪生的阿呢白！做工人每日晒日头，哪有可能白！原来是日本仔……”<sup>57</sup>甚至以“无风不起浪。要不谁不强奸偏偏强奸伊？糖不甜哪会惹苍蝇？”<sup>58</sup>诋毁主人公与其母亲，觉得可能有日本人血统的主人公出身不干净，被强奸也是情理之中的孽缘。这里可以看到当时的马华族群对日本人的憎恨与恐惧，在发现主人公有着日本人血统之前，人们的言语中带有惋惜之情，但在发掘其身世后，众人的态度迎来转变，开始以厌恶的口气明目张胆地

---

<sup>55</sup> 黄锦树, 《乌暗暝》, 页 264。

<sup>56</sup> 黄锦树, 《乌暗暝》, 页 265。

<sup>57</sup> 黄锦树, 《乌暗暝》, 页 265。

<sup>58</sup> 黄锦树, 《乌暗暝》, 页 267。

嫉妒主人公的美貌，觉得主人公被强奸是一种还债和赎罪，以此求得抚平当年历史中日军遗留的创伤，也是一种文化排外心理的表现。

在父权当道的传统社会时代，女性的身份地位明显不如男性，在婚后女性更是丈夫的所有物，例如丈夫在新婚之夜与主人公洞房后看着落红笑道：“真好，想不到我阿福有吃福，竟然捡到原装的——明早可以收到不少赌债——真是好某！”<sup>59</sup>，主人公在嫁给丈夫后像是成了贴在其脸上的金光和赚取利益的工具，而不是地位平等相敬如宾的伴侣。在案发后的夜晚，熟睡中的主人公在感受有人脱其裤子而反抗，但却遭到丈夫的谩骂和掌掴，以“干！别人备干妳妳就脱裤，妳乸干妳妳敢唔肯？”<sup>60</sup>再度掀起主人公的伤疤，而不是尽丈夫的责任安慰妻子，认为妻子被强奸是她自己的问题，而不是自身的无能和粗心造成的，再次强调妻子是他的所有物。丈夫甚至认为主人公让他脸上无光，在他眼里妻子的感受远比不上自己的面子“害我给朋友笑，干，什么“带乌青帽”——死乌皮莫要给我捉到，给他这世人做太监！”<sup>61</sup>之后镇民们抓到了符合期望的印度人嫌犯，男人们带着“为什么你可以比我们先侵犯享用她”的心情和念头将其殴打至残废骨折，被打得神志不清的印度嫌犯对丈夫说出了“你的老婆真白，真漂亮，Manis（甜），啧啧啧……”<sup>62</sup>导致暴怒的丈夫阉割了他的生殖器官。在意外后丈夫变得脾气暴躁，并在往后的夜晚多次强暴主人公“伊在睡梦中被激烈的动作惊醒，来不及尖叫嘴巴又被捂住，不必睁开眼就知道他又变成大野狼了。”<sup>63</sup>半个月后，主人公证实怀孕，丈夫害怕“而那一次的偶然，相

---

<sup>59</sup> 黄锦树，《乌暗暝》，页 268。

<sup>60</sup> 黄锦树，《乌暗暝》，页 268。

<sup>61</sup> 黄锦树，《乌暗暝》，页 268。

<sup>62</sup> 黄锦树，《乌暗暝》，页 274。

<sup>63</sup> 黄锦树，《乌暗暝》，页 276。

对于无数次的必然……”<sup>64</sup>生下不属于自己血脉的孩子。于是众人一致决定不顾主人公的反对，打掉肚子里的孩子，并对主人公说“**拿掉它，两坵某重新开始……**”<sup>65</sup>，在调查案件的马来警员阿末劝导众人时被“**这是我们华人自己的事，和你们阿拉无关!**”<sup>66</sup>为由拒绝了。

众人对主人公的各种打压和对血脉的执著个别代表着当时马华族群的文化排外心理和想要保持中国性的纯粹，而主人公肚子里的孩子代表着文化混血，这在众人眼里是异族文化的侵蚀。马华族群想要在南洋扎根的同时保持自身文化，而丈夫不停的播种和对孩子的恐惧是一种对文化融合的焦虑，害怕与异族文化融合导致失去中国性，陷入无法追溯根源的自我认同焦虑。之后主人公在当初事发的橡胶园失踪。直到许多年后有人说在偏远的马来村庄看见貌似主人公的女性和马来警员阿末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像极了多年前离奇失踪的伊，有说有笑，笑靥如花，状甚幸福，身着马来人多花艳丽的衣装。**”<sup>67</sup>。主人公在和马华族群生活时都以沉默悲伤的形象出现，但在融合马来族群后却展开笑颜，说明“去中国性”融入南洋文化才是得以扎根的唯一方法，就如黎紫书的《国北边锤》中主人公同父异母的哥哥融入马来族群打破家族诅咒。

---

<sup>64</sup> 黄锦树，《乌暗暝》，页 276。

<sup>65</sup> 黄锦树，《乌暗暝》，页 277。

<sup>66</sup> 黄锦树，《乌暗暝》，页 277。

<sup>67</sup> 黄锦树，《乌暗暝》，页 278。

## 第二节：黎紫书《蛆魔》

黎紫书在《蛆魔》中以打乱时间线相互穿插的方式叙述主人公一家三代人之间相互缠绕的关系。在主人公小时候，亲生父亲因母亲的出轨而死亡，之后母亲带着主人公改嫁情夫，搬进了一间被白蚁蛀蚀的老旧木屋，这也是故事的主要舞台，主人公在目睹继父与母亲交合后患上了轻微自闭症“凝视着两人逐渐隐没在长廊一段的身影。而后的记忆便只剩一滩墨黑，以及在其中晃动的两个人体的弧线，还有一些野兽喘息般的微弱呻吟。”<sup>68</sup>“从此我是一个患上轻微自闭症的女孩。”<sup>69</sup>。之后阿弟出生，阿弟是一位不擅长表达和木讷的残障儿童。主角小时候对同母异父的阿弟感到非常抗拒，暴虐但疼爱阿弟的阿爷对此十分不喜欢主人公，时常实施家庭暴力，动不动就打骂没血缘关系的主人公“他重新懂得喊妈妈爸爸爷爷以后，过了大半年才懂得再唤我姐姐。我总是不应声的，纵使阿爷把芭蕉叶一样的手掌删在我脸上，我也只是咬着牙龈闷声冲进房里，关上门和窗户，不理睬任何一把叫门或唤我吃饭的声音，晚上也不让阿弟进来就寝”<sup>70</sup>。在主人公惹怒阿爷，他用巴冷刀劈开房门教训主人公至昏迷失去知觉的前一刻，临近死亡的体验和阿弟悲伤地呼唤声让主人公“经年被囚禁的惧意欲怨恨都突然获得释放。对这世界最后的印象是圆满的漆黑与安宁”<sup>71</sup>，得到释然并接受了阿弟的存在。在家庭关系中继父和暴虐的阿爷处于权利阶层的顶端，其中的阿爷因血脉问题始终不待见主人公，两人更有着加害他人

---

<sup>68</sup> 黎紫书，《天国之门》（台北：麦田文学，1999），页29。

<sup>69</sup> 黎紫书，《天国之门》，页29。

<sup>70</sup> 黎紫书，《天国之门》，页29。

<sup>71</sup> 黎紫书，《天国之门》，页30。

的能力和权势。处于权利中层的母亲只能依偎继父生存，在主人公提出回到原本的家时不为所动，因为母亲清楚明白在当时的社会孤家寡女难以独自生活，况且因为第一任丈夫死因不明，导致母亲在外名声不佳，从而只能寄生在继父身上。主人公和残疾的阿弟处于权利底端，只能永远站在受害者的一方，不能反抗来自其余阶层的压迫，主人公自幼丧父，父爱的匮乏和边缘化的生活让主人公自小在情感上缺乏家庭认同。<sup>72</sup>悲惨且缺乏引导的童年生活造就了主人公扭曲的心灵，让主人公自小就对其余阶层的家庭成员抱着憎恨的态度，遗留了一堆的童年创伤，也为后来的谋杀邪念和离家种下种子。

有次阿弟发高烧时，害怕打针的他拒绝了主人公叫醒母亲带他去看医生的提议，暗示主人公带他到后院淋雨降温“下雨了，阿弟说。我看看他，只见到一双向往飞行的白翅膀在他眼里拍动。”<sup>73</sup>此事后，主人公遭到继续和阿爷的残忍教训“把我捆在后院的波罗蜜树干上毒打一顿。我依稀记得阿爷就在一旁向我挥动他的大掌，母亲时而指着我的脸痛骂，时而扑倒她男人的背上分离要把他拉开。”<sup>74</sup>主人公对阿弟不解释和不作为感到打自心底背叛和痛苦“我永远无法抚平那目光鞭挞于我身上的痛楚，也忍受不了那种毫不知情的天真模样”<sup>75</sup>这件事加深了主人公对这个家的恨，对于拆散她原生家庭的继父更是恨之入骨。在一次继父哮喘病发作时，主人公误杀了继父“一只发抖的手掌把血和药丸都塞在男人的口里，鼻端立即嗅着嘴巴深处喷出的恶臭——把开水灌进去，呛得他鼻孔里溢出清水，血丝”<sup>76</sup>但此时被阿弟发现，主人公只好威胁阿弟别把这事说出去，也为

---

<sup>72</sup> 许文荣，〈黎紫书论：男女爱欲，父爱匮乏及细碎多变〉，《东吴学术》，2013年第5期，页148。

<sup>73</sup> 黎紫书，《天国之门》，页36。

<sup>74</sup> 黎紫书，《天国之门》，页36。

<sup>75</sup> 黎紫书，《天国之门》，页36。

<sup>76</sup> 黎紫书，《天国之门》，页48。

后来的结局埋下伏笔。““别忘记你答应过的，不然他的鬼混会回来缠你。”双手沿着脖子的曲线蔓上他大惊失色的脸庞，直接按在他的眼帘上。“别怕，听话就没事了。阿弟乖，最听话了””<sup>77</sup>主人公在经历淋雨事件的压迫加深了对继父的恨，从而实行了谋杀，将病重的继父噎死，而后威胁压迫阿弟为其留下了“如果不听话，阿爸鬼魂就会回来”的创伤，也导致了阿弟与阿爷后来的欲望悲剧。

长大后的主人公由于童年时期的家暴的压迫，十分怨恨母亲的改嫁导致其悲惨的童年，所以对母亲没有什么好脸色。主人公除了缺乏父爱，母亲也未尽到自身的责任，母亲为了与男人苟且而忽略了主人公的感受，也对和女儿的沟通漠不关心，主人公扭曲的心理和恨意也此情况逐渐加深。<sup>78</sup>母亲时常在沐浴后浑身赤裸的包着一条毛巾从后院走向卧房，“母亲大刺刺地行径那掀起一角门帘的卧房门口。幽暗的走廊染了一盏孤灯的昏色，母亲裸露在毛巾以为的肉体却像一个发光体，招摇着炫目的光幻晃过。胸前深陷的乳沟微微颤栗”<sup>79</sup>。主人公对此嗤之以鼻并大骂母亲是个不要脸的荡妇，不想想屋里还有阿爷和弟弟的存在。在继父去世后，主人公发现欲求不满的母亲将自身的性欲伸到了阿弟身上“那时候房里传来的也是这种声音。母亲的嗓音丝毫未变，像在咀嚼着极度的痛苦，又像是撕裂满嘴淌血的欢乐。”<sup>80</sup>阿弟也因此学会了如何取悦他人。主人公因此事离开了家，在外寄宿鲜少归来，和母亲的书信来往也都默契地不提及或谈论阿弟，“母亲一直把阿弟当作是我命终最隐秘的疮疤，尽量不去揭开它，即使是迫不得已，也努力将之轻

---

<sup>77</sup> 黎紫书，《天国之门》，页 46。

<sup>78</sup> 许文荣，《黎紫书论：男女爱欲，父爱匮乏及细碎多变》，页 149。

<sup>79</sup> 黎紫书，《天国之门》，页 25。

<sup>80</sup> 黎紫书，《天国之门》，页 42。

描淡写。”<sup>81</sup>欲求不满的母亲间接害死了两位丈夫，让其无处宣发的性欲转移到了拥有年轻肉体的不懂事残疾儿子身上，母亲与阿弟之间的不伦关系也是一种权利压迫的表现，母亲以性欲驱动权利，为其设下了只要他人动怒就用性来安慰或者取悦他人的扭曲不伦观念来引导阿弟满足自身的性欲，主人公也因此受到波及“凌厉的眼光把他吓得两脚发软，忽然冲着我的胸怀撞过来，把脸部埋在乳房的位置左右摩擦。”<sup>82</sup>

在一次归家和阿弟到湖边散心时，两人在对话中提及当年发烧淋雨事件和继父的死亡真相，主人公想起过去受到的种种屈辱和压迫，升起了谋杀阿弟的心，“我始终认为这一生遭遇太多不可饶恕的无心之失，以致稍懂人事以来，一直活得郁郁寡欢。是无心之失吗？我忽然梦琪要把阿弟推入湖里的念头。”<sup>83</sup>主人公在行凶时因阿弟的无心闪避而掉进湖里溺毙，其死亡前升起了如同当年差点死亡时的似然，接受了自己作恶带来的死亡。在主人公灵魂归家时发现了阿弟与阿爷的苟且之事，阿弟在带领半盲的阿爷上厕所时惹怒了他，阿弟为了取悦阿爷“忽然把脸部往阿爷的胯下窝去，动作伶俐纯熟，倒似是一条刁钻的游鱼。我一愣，只见阿爷连打几个哆嗦，碧玺突兀粗重迫急，一张老脸同时闪过痛恨与窃喜的神色，骷髅一样的身子禁不住发生剧烈的震动。”<sup>84</sup>之后阿爷与阿弟熟练地清理口腔和善后，并相约不告诉母亲和主人公。主人公的言语威胁和母亲长久以来的扭曲性压迫造就了阿弟和阿爷之间的不伦同性关系，阿弟的木讷和失语特性让其只能呆在权利结构的底端，默认永远是受害者的一方，而阿爷则利用自身的传统家庭阶级权利和其余家庭成员的遗留观念暗示来提高施加压迫的合理性，进一步压缩阿弟在家庭中的生存空间。

---

<sup>81</sup> 黎紫书, 《天国之门》, 页 24-25。

<sup>82</sup> 黎紫书, 《天国之门》, 页 40。

<sup>83</sup> 黎紫书, 《天国之门》, 页 49。

<sup>84</sup> 黎紫书, 《天国之门》, 页 38。

## 第五章：结论

黄锦树的《繁花盛开的森林》与黎紫书《国北边锤》中的两位主人公都背负着各自家族祖辈遗留下来的诅咒，两位主人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面对这些历史伤痕，《繁花盛开的森林》的主人公自小生活在爷爷留下的可怕传说和母亲过度占有欲的阴影之中，最终主人公选择远走他乡，通过远离家族以遗忘历史；而《国北边锤》中主人公所在的家族遭受短命诅咒，主人公选择通过祖训找寻破除诅咒，但却处处碰壁，直到最后发现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法。两部作品中常出现以情色衍生出的繁衍意象和死亡相关的情节作为媒介，叙述了马华族群的历史伤痕和当时处境的焦虑，体现了马华族群在建国初期所遭遇的边缘化不公对待和重构自身文化过程中所遭受的挫折。

黄锦树与黎紫书在《鱼骸》和《夜行》中也以不同的内外视角处理了马共这段具有争议性的历史，《鱼骸》以普通百姓为视角看待马共的行动，而《夜行》则以马共内部人员为视角看待这段历史。通过不同的视角描述可看见事物的多面性，在外人看来马共是个残暴的组织，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实行杀戮，其中的成员更是以中国文化和红色思想为尊的狂热分子；但在马共内部成员眼里，他们是为马华族群争取在南洋生存权利的先驱，一切的行动是为了让马华族群的遗愿能够被重视。两者当中并没有任何对错，对与错只存在于身处的立场与相关利益之中，所以马共历史才具有争议性。马共代表的是马华族群追寻文化自我认同的途径，而两部作品中主人公从自慰衍生出的占有欲望代表的是马华族群的文化纯粹心理，体现了马华族群对文化根源的追求与想被认同所带来的焦虑。

在黄锦树的《色魔》中，主人公在被印度人强暴后得不到家人安慰，反而受尽身边人的指点，身为受害人的她更是在事发后的每个夜晚被丈夫性羞辱，众人得知其怀孕后逼迫其打胎，最后主人公离家出走，疑似与马来人快乐生活。《色魔》以父权压迫和创伤为主题探讨了文化混血，黄锦树在作品中以强奸为代表的情色元素，通过人们对混血儿的歧视，体现了当时马华族群对文化混血的恐惧，在他们眼中这是一种来自异族文化的侵略手段。而丈夫对主人公的性羞辱是马华族群对于文化混血的排斥心理和焦虑，害怕陷入混血后不再是纯粹中国人的处境。黎紫书在《蛆魔》中以重组家庭中的阶层压迫为主题探讨了权利带来的快感和所造成的创伤。在作品中，继父与爷爷的家庭地位最高，母亲处于中间阶层，主人公与弟弟则处于阶层的底端，姐弟两无法抵御来自上面阶层的压迫。在各种欲望中，性欲最为原始直接，性征服最能体现权利带来的快感，而口交最能让被服务者感受到性征服，所以欲求不满的母亲在丧夫后利用自身的权利让弟弟为自己提供性服务，爷爷也通过主人公对弟弟遗留的暗示威胁和母亲的扭曲伦理观，让弟弟为其口交，以享受阶层权利带来的征服感。

## 引用书目

### 一、研究文本

1. 黎紫书, 《天国之门》, 台北: 麦田文学, 1999。
2. 黄锦树, 《乌暗暝》, 台北: 麦田文学, 2017。
3. 黎紫书, 《山瘟》, 台北: 麦田文学, 2001。
4. 黎紫书, 《野菩萨》, 台北: 联经出版社, 2011。
5. 黄锦树, 《土与火》, 台北: 麦田文学, 2005。

### 二、专书

1. 廖炳惠, 《回顾时代》, 台北: 麦田出版社, 1994。
2. 杨启平, 《当代大陆与马华女性小说论》, 台北: 新创文学出版, 2012。
3. 许文荣, 《马华文学类型研究》, 台北: 里仁书局, 2014。

### 三、学位论文

1. 古昀翰, 《民族想象、死亡与性: 浅析黎紫书小说《州府纪略》与《国北边锤》的民族想象书写》, 香港: 岭南大学中文系毕业论文, 2018。
2. 翁柔妍, 《原罪与赎罪: 论黎紫书小说中的身体书写》, 北京: 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 2018。

### 四、期刊论文

1. 许文荣〈黎紫书论: 男女爱欲, 父爱匮乏及细碎多变〉, 《东吴学术》, 2013 年第五期。
2. 朱崇科, 〈论黎紫书小说的“故”“事”“性”及其限制〉, 《创作研究·当代文坛》2015 年第四期。